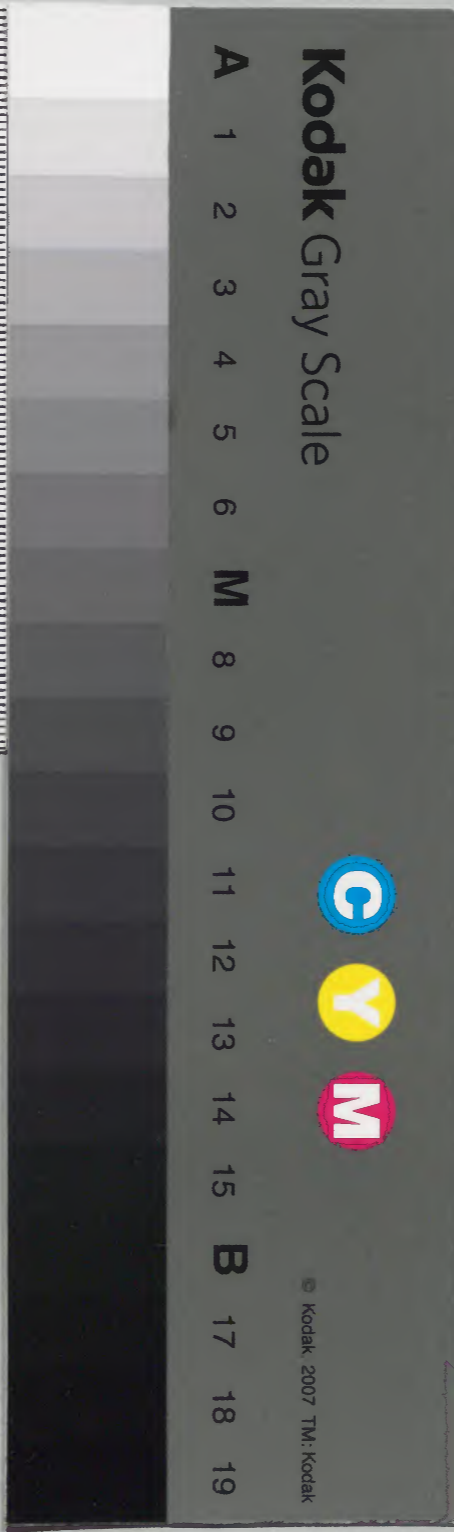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八十五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56)		
函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七十五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袁安傳

子敬

玄孫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血氏易

王喜字

海人明易為丞
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
太子舍人

秩比二百
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
曹州縣

安少傳良學為人

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續漢志曰縣功曹
史注選看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

懼然而止懼音九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

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請

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

人皆餓不宜干以令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

南任城今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

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

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云

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

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

恐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蕭然名重

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

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

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

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

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
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
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便
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
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
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間閭行行得禮之容間閭忠正貌
行行和樂貌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
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
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
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
諸卿稍自引上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
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
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
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
送諱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
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

河南尹

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

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

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殿高丹

等皆其賓客前書曰

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

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

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徒冬反

為北單于

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

太常下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

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

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

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

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

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

濱邊也

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
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捲北庭此誠
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
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
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
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
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
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
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一虜
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
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
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訐訐謂發
揚人之
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
徒
坐非帝讀隗躡書自殺大司
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
王於除鞵為單于鞵音九
言及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
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
嘗不噫鳴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鳴音
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

皆侍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羸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

經明行脩清絜易國也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

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

異策免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

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

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大僕豫議增封二百戶後為

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

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飯朱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

舍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舍玉曰舍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
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大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
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
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
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特
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
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
遺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

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郎年少勵錄
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
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
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

吏上書自訟

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

書奏而俊獄已報

謂奏報論死也

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

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鄧太后詔

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
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

尚書

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

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後
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
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
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
朝廷由此薄敵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
旰况于旰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
阿附唯旰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旰
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彭城

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更不為通

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

知吾慎勿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

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

喪不受賻賵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

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

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

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

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

矣三郤謂郤錡郤欒郤至皆晉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

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

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
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
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
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
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闕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
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闕臨卒救其子曰勿設殯棺但
著禪衫疏布單衣握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
百塹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闕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
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
相也宗
光武入乘輦車到官以滂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
代孫也

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
川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郎從從整飾心

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
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

右僮從皆着青絳采衣非
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

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肅趾其門

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
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
紹術兄弟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

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

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承
寧封觀與主簿陳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惲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
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

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
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
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

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

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侯太子巫

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并拒曰

天使人無辜猶不可况親會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

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

有陰德者必獲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

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

子至孫王終陳掌不侯而郗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

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

並華矯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

有罪廢為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

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

武即位求問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承

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人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問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後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日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

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

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為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

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

用義勇搏擊豪強長更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

畏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

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然東都聊城人也

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

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

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

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

夷竟不能舉夷傷也 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

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 乃上疏薦青

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

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

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

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

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

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

酺相難上其欣悅 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

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

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

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

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

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

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

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

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徒

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滅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

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

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戇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癡騃也蠢音陟降反

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

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

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

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

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

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孺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今

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

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

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

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宥可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予命於公公素服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

如其倫之喪也命於公公素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

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儀曰

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

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

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救蕃曰陰陽不和

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繁

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十三

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僂僕勿露所救僂僕言秦

敬從命也王氏傳曰一命而俯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醜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醜

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醜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

來候醜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醜府奉酒上壽極歡

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

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醜從容謂稱曰

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醜

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醜因責

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醜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醜有怨

言天子以醜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出

蓋奏醜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昇氣鞠躬以須詔命

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女奴猶無所不察

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醜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醜公忠帝亦雅重之十

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

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賜贈恩寵異於它相醜病臨危救

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

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醜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

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廡施

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蓋帝

初楊賜薦濟明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

習典訓為侍講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

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傳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頽當韓

子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

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

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

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

署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事下案驗

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桀黷顯宗知其忠後

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

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

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

泉水可淬刀劔特堅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

利汝南即楚分也成反漢官推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

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

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

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

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

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棧棧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棧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棧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棧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棧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棧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棧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棧發捕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人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棧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商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

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與竇憲爭立北

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齟深惡之脅榮

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

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

城今復得備宰士榮備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歛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

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

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

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為

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

賜錢二十萬除子勇與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

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

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

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

物多聞蘊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

上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

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

手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又俗更鮮

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

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輦柄遲誠可歎惜詔

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與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

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

入上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

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貴

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

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

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人為將作大匠

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須

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

得用景以天詔乃司隸校尉上雄諸臺對詔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職頓頭血山山覆面與二日期賊便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

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

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

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

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

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

甘陵王理相也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忠曰

理即章帝會孫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忠

謀與朱雋共敗李傕於曹湯也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自餘乘及帝崩暉聞

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之代
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
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

侯經博待言帝幙校榮事君志同鷓雀左傳曰見於其君者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七十六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卷七十六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躬傳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平太

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
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子公年九十五卒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權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躬少傳父業講授

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實

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

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

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

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為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

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

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

關督帥且漢制檠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帶

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

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

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

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

傳命之繆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

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逾詐君王

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

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

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

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

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請金城而文不及

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汝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放

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

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

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咎詣金城以全

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

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晳亦明法律晳音質至南陽

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

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

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

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

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

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

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

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

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

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

廷尉鎮弟子信許其友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

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

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
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
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
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
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
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
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人官舍輒更繕脩館宇移穿改
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
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

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
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
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通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
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
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
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
喜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
爲推已亡命

減為貪情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會祖

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

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

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勇衛寶命帝母上書求入莽不

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

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

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

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

肯應時三千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

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

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

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

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

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

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人其辭曹士訟事也

其所平決無不厭

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

不良吏得生因緣

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

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

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

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當具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

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旨宥肆赦

尚書舜典之辭也書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

誤有害害當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

正道理衆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三德剛柔止直尚書品刑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

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

濟益

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

晏晏溫和也尚

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

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

勞卽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答也說文曰

格擊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

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夫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

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

國圖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

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于仁禍莫大于
刻今于病而人賀于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
子又不死滅孫慙而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
位終身不出見新序

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

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鈗鑽諸慘

酷之科蒼頡篇曰鈗持也說文曰鈗鐵鉞也其炎反音陟葉反鑽鑽去其髓骨也鑽音作與

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謂前人無罪文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

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

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

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

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

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蒨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

冬口短至陰陽爭生蒨芸始生蒨莖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蒨馬薤時令曰諸生

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交生草木皆

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

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

月二陽交生應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十三

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

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

夏以為春十三月令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

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三微成者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

以通三統故曰通三統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聖也言

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

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

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

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大得加功以

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

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

成者三著而體成當此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

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

秋趣獄刑無留罪今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

言孟冬未詳其故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若以降威

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

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

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

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靈政四時

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

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

有違言蕭何不諱天地之正道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

中正之道語見尚書功立事可三正之月不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

天意奉順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 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

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

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

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 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

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

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

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

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

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

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

兼吏多姦貢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

以為腹心 鐔音徒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陽城南

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

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

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

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

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

相汝南張郁 光武子中山三焉相也 東平相應順 東平王蓋孫 守

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郁太僕順左為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益於

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校得其姦賊鈎音工

甫侯故或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

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

爾其中事儀有三千也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

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

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

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

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

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

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

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并為尚書遷

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

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

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

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

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

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李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

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

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也

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

於甫刑者未施行

上音時掌及

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

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

此例也

寤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

蠶室宮刑名也或云摺刑也音奇敗反為

寤寤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摺牛也

音奇敗反為

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狂易謂狂而易性也

母子兄弟相代死

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

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

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

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

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

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畏逆耳之害

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干羊之皮本如一依之腋衆

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榮

紂之譬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人奏事高帝方擁戚姬

仰曰陛下笑不之罪也

生 孝文嘉爰益人豕之譏

文帝幸慎

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益為中郎將

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益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獨不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見人豕乎上大悅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

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

置酒北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

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昔晉

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

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調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

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 推宋景之誠

史記曰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墨太史子常請移之大臣

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災惑為之退三舍也

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

錄顯列二臺

謂杜根為侍御史成 心承風饗應爭為切

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管穴言 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

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

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

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備

質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三

直借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本分山陰馮敷

為督郵到縣延持簿往敷知其賢者下車騎使人亭請

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

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

懼憊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

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百姓流亡盜

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忠獨以

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

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是以

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

不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

物不善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

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

盜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

與同罪也飲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

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

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

相賦歛說文曰蹐小步也言獨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

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

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

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

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

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

吏謂督郵游徼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三發尉

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惟姦

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

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右

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以之

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

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

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奠送諸

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劉邠曰案文

祝當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

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古者名吏

休假日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貽則萬世誠不可

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

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

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錄

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

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

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

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

恩故君使之雖非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

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

思中心不精不識我蓼莪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義

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耻注

云瓶小而罍大也罍蓋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已不

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制大臣

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

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

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

其開籍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

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三雍之序備於顯

田也宗二雍明堂辟雍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

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

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在清河故言此望也

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

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

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

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

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

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以為負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徂注云徂習也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

青冀之域淫雨滂河滂音滂也徐岱之濱

海水益溢兗豫蝗蝻滋生蝻音蝻也荆揚稻收儉薄并凉二

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

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

貌以恭恭作蕭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

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疆

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

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

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

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動有萬

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

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

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

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

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

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儻

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

太后衛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

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

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

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問已乃敢一言為

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諸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

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也

而憐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

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

博阿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外屬

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借主商為丞相論議不能

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圍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

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

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

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

輿爲下御坐爲起漢書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

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

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

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

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

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譏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

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

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

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

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

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

賁音徒乖宋景之誠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

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與罪法無

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

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

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
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
正中官外戚賓客近侍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
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
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
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
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
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
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

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
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借寵可
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
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許
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敗黜施于孫子且公

且卿直是也音

後漢書卷七十七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音讀太子賢註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陸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
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
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請校書郎 校書郎解
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

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研乎研音硯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

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

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音輩也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

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

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菴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比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爾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

西行至涼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而匈奴遣使蓋諷其

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友超密知其

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

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佳

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

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及茲音沮惟及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焉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五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

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

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

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

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

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

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人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

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

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

初接衣服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

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

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

此巨平諸國巨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

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

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未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

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

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

使魏終盟諸戎事見左傳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鉞刀一割之

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鉞今鉞刀為鉞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鉞刀今前世議者皆曰取三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無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大宛結烏

孫表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

遭艱亮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

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

通效翁險也西河舊事曰葱嶺通領山其上少葱因以為名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

連兵此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

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入千二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

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

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

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躡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勲祖廟布大

喜於天下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書奏帝知其功可

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藩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

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

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

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

遺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

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

餘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

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

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古人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

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興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雁出關入關出

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

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

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今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宣而值龜

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

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

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

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

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入言疾痛也

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快音

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

請超超因發疏勒于冥兵擊于沙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

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則書高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

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

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

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

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密與

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

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供音居

後漢書卷八十八

音竹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囚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
亮反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其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
 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假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
 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
 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吏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
 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
 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
 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

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
 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
 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
 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
 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
 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羈爲

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
 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
 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
 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共
 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亦
 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
 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
其酋長
 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比
 支奉牛酒迎超韃音九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
 今秉國之權都護言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
 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
 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
 度田帶以上為厲由滕
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
 營大澤中○劉放曰案
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
 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
 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
 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比韃支等三十人
 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
字本

或為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

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

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

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末

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

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事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取車師城郭諸國震

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序

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拜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

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懸繩而

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劉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

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輿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

耻以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

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

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于封超為定

超自以父在絕域年老

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

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血首仁也鄭玄注曰正血首丘也

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

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大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

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

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

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

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及臣生

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殊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大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

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

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

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

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

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

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

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
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
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
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
謂黥布曰何苦
而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
國中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
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
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
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野又早於
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
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

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

哀旬超餘年句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

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
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

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
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

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

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

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即趙
奢之妻趙

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
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

列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為使者弔祭，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

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二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 十四
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
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
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
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
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
舅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
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通
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
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馱胡夷忿毒遂以背叛
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

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

謀事必就祖
故言廟策也

乃命虎臣出征西役

毛詩曰進厥虎
臣闕如虓虎

故凶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
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
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二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都善子
實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
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
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
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
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

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

司馬故以將言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

將音于亮反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

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

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

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

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

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

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馱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覲覲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

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

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

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

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

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

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

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

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軍就名也

首虜八千餘人

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

及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且音子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
其種人爲王且音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
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
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
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
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
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
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
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微下獄
免後卒于家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諷

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
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

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郎中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請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禧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累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州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

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善遣還故地河西

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

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

關置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

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

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

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

襄陽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

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

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

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

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

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

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

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太

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

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

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也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

三子臨瑾卓臨瑾並有政能卓俊才早歿臨于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勩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懂亦抗憤勇乃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七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朱道城太守范曄撰
薛章懷太子賢註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大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

獄頌奇所致太守乃令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齊南之獄徒者

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曹公孫自

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

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

于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秦政酷烈

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

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

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

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比征凶

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

盤庚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欽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

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

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

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李
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裘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
救人饑饉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都善車師王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
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
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
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
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令則
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
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

何復古也言舍之
與留量時制宜也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

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
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馬會終坐事繫獄博
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與音 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

謂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

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

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

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

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

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

節馬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

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

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

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

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帝實后元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

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而要結輕佻無行之客縱而

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奏四鑒念

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

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

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於縣而母於蜀物故終帝東巡狩

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

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

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為終博達忠

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十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

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移本曰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

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

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

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

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

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

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豈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推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六

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燕之哀

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

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諱詩外傳曰無為虎傳翼將

之人於位是

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

夫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

君之權柄外假則必兢取以為已

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

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

此最

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傳魯大夫御孫曰儉

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

早囊

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毀推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

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

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

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

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

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

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大平其可

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

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

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王堂

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割情欲之歡

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

懸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

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

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放曰案文從當作從酺赴擊斬首

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

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拜其設銷復與齊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德難之禍數在二二百年之間宜戒行先王至德要道奉幸

明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

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

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

釋卒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

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詁

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緝篇名也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

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

不知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

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

其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

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光武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

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

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不

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林

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黜免後遂起太

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黜工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

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

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信吏不敢犯有梓樹

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感之應時賣

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

被羅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

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

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甚

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

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

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

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

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

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

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

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生

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

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

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

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

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

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

時嘗詣彭丞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

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

之○劉放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

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山

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大將軍梁冀

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

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見永興

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

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出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

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

焦爛以刷國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

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駸犀方具劍

金錯把刀劍革帶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

各一奉其勉之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

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

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

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漢

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

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

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帝納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

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感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

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

謝承書曰劭字仲遠續漢書文少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

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

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

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讐敵若烏桓

破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

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

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

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

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

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往者凶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

狀也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

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
 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
 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
 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
 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
 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
 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
 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
 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
 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
 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
 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
 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
 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
 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王皆坐殺人當死次兄
 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益而物故尚書陳
 忠以罪疑從輕議治次王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
 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猾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于糾被殺召忽其傅也朝氏之父非

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

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

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

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

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

班固引之以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言僕妾之致死顧無由計夫刑罰威獄以類天

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夫游吉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

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

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入議求生之

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王次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

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責謂若今墨

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悴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請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

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

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

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

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

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貧少云

禰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

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日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

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二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復重音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

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

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衷繫音鳥兮反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昔鄭人以

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觀

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

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

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

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

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笑齋

七日端冕之衣繫之以特性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

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

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

也紹音襲緹赤色緹也楚詞曰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

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

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

姬姜大國之安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是用

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

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

帝善之三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

舊章埋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

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

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

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

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莫洽聞

凡所著述百二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

鄴弟子場瓌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瓌字季瑜司

空椽珣生場瓌志曰場字德

應場弟康字休康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

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

場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

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

霍諧傳

霍諧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諧舅

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諧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

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

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

慶幸諧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

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

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

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

盾曰天平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此仲

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尼所以垂玉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

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斯蓋謂大

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

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

死樂生亦復均也諧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蓋未

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

依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

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

胃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

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饑人之所以饑而不食烏家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

華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

勤苦我老父累丁壯乃白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日共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閔連

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宮是

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

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

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

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一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

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間門壞父老其脩之于公曰少

高大門閭人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

興者至子定國為丞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齋才志

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

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

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彰德再遷北海相人為尚書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六

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
指謂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
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
為河南君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
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
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
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
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
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
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
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
為惡是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謂中人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呼
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知
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轉之以
直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

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
 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
 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
 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慎其往
 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
 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淫也
 侯之美天下諸侯皆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於此

如其言願曰此高也魯侯之美 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

嬀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

之事卒延年被戮嬀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兄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一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嬀韓王信之會孫也武帝為主時與嬀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橫鄧通與上臥起出入

永巷以之姦 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

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

其德魏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

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

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蔽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傳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

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曰璆少履清高直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

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

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

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

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

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

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

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閭宦構造無端璆遂

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

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

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

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

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諫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者及何武等

皆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衛

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璆秦以來天子獨稱璆又

以王群下莫得用其王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璆漢高祖定三秦子

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后求璆后乃出

以投地上墮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級社吳殺莽不

知取璆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璆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

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璆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

光武係堅從桂陽人維討董卓軍於城南鬼斧中有五

色光軍人莫敢汲壑乃浚得璆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壑

妻求之術得璆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

至此時璆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

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

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

為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璆資請數取

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

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劬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

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

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一應克聰亦表汝貴
據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注周禮曰翟醜詐懿霍謂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水涯曰墳

惠之二十世十傳口等
懸而錄之以著其言
宋孝平

論曰終藉以高即良忌而受熈於創信鑿離脊簡樓期
為不昧對以卧嘉慶不煩當卒於官

聖子只之譜民此六卡印平對耗太常對持籍耗曹縣
附參曰吾曹大獲餘并此泚參曰昔燕先因於凶然不

後漢書卷七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大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

子臨碑雍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作六儒論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

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敦諫
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
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
作論衡中土未

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
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
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為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

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
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

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

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

病卒于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

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

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

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許文也足
譏責也

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大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商周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

文王孫子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

建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沈趙卒四十五

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虛於人也息夫董賢主

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

為賢起天第加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

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竊位者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鑿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

而厚大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
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議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
乃都市趙將李牧為韓君所譖賜死將自誅臂豈非無
短不能及銜力於柱以自殺見魏國策

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埋面增巢其上魚
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
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
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
葉耳其與幾何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
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
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
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
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
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
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

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游手爲巧謂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

極詩商頌文也翼玄注云極中也翼今察洛陽資未業

者什於農夫虛僞浮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

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手

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

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

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

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疆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

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庶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

並節封豕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

之法小謂索縷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

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爲相合爲任俠也或以游博持

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况屈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

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

具以巧詐小見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詩陳風也

詩陳風也娑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大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而起學巫

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饋饋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

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

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及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

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

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

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捐白日損或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前書音

厚也絺革鳥常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

奢過王制過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縠縠

今壘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箛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

紈子細紈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

有竹子布又有葛馬雖精麤之殊皆紈出而異名揚雄

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箛中黃潤一端數

金盛弘之荆州記曰柿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

數十升今永州俗猶犀象珠玉虎魄璠瑒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

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疑堅及成其方人以爲

枕出蜀實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瑒似龜而窮極麗靡轉

大山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

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

竟道蒼頡篇曰斬衣車駟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

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

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

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今雖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易繫辭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

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

滅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

猶蔓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

柁栲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

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襦梓豫章之木音

乃巨及見埋蒼爾雅曰楸栲音而注云栲似邊遠下土

亦競相放效夫襦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

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

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

敦煌費力傷眾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

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

後爾其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及鯉也死有棺

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無椁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明帝葬洛南皆不裁

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櫛梓梗榘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

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襄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鄜東南杜中無墳

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

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

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

左傳晉陵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書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

君子以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屋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也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借侈主上過天

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曰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

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

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

比干也左傳吳李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城宣叔曰衛之

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

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

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

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

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

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王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

之石可以攻王今之金工發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過衣飾衣飾謂裝

過也衣音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

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

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有赤水

目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乃君明民靜而

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亦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日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也乃上閏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

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

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

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謁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令宥民仰希申訴而今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

也○劉放曰令寃希申訴案文今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今謂晡字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

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特正而不撓事曲則諂

意以行賂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賂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

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

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

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中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
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更詣
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
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被怨
結而不見信信讀日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
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
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
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
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

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
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也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
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
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
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惡言者皆知赦之不又
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事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今惡人高會而誇咤老賊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汝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手長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梏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考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
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
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
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
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過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

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魏志曰高幹欲奔南荆州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異

統異其有知
人之鑒也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

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

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園築前果

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
奴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爾踏陸成

遊戲平林爾踏猶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義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賦守祭旱之名也為鹽而舞其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六七人童子六七人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

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

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

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

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惛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美夫人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

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

論衡曰蟬蟪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

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蛇音式銳反爾雅曰騰蛇

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零摩天

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

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

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瓊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汝

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柁船尾也音徒可也教

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

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

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

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伯

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

擬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

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

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

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育百萬無所復奮

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左傳泄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蓋雜技樂

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人則耽於

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

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

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

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徒眾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附親也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輸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積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璋也杜預曰片玉也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

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

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

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

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

樂而居窮苦

舍音式者反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

東傳謂自潔邪清如拘執也

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躕高天踳厚地猶恐有鎮

厭之禍也

詩小雅口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踳也

逮

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

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

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

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爲諱惡設智

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

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

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

政始皇名

屠裂天下吞食

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則又甚

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許

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

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季帝時凡郡國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

七十八人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

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一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

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荼毒白骨膏野兵

亂相尋三十餘年二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二一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

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中間之亂尚不數

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

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

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

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

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

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忘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

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

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

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沓積之

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
 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弃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周郡田畝連於
 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
 秩嗇夫得假半章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綸一采
 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

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二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有長論語孔子

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俸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

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

自理雖亦猶網禁踈闊盖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

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

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

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音

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

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答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

死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

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

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

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

以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

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教爾詳刑

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

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

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

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

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

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濔澤猶

有可居人種_也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

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

也以版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

為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謂豪益君長以興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

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

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

矣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者

拱執也押檻也

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者

三

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

事無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事決也三

井田之法本不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

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

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

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

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

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

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

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

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

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

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

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

拘束而絜其身者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即隱逸之人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

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

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罟穿地陷獸盜賊凶荒九州代作

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

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

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

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

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

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

云餓死者曰莘莘與舜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

孟子曰趙岐注云猶夷貊之人夫薄吏祿以豐軍用

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

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祿也

班未定劉放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

賦如舊更賦已見先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已

下未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

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

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諸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多
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
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
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
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習之賢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
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灾此皆戚宦
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呼呼
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檢柙為規矩也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
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若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

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捧折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入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

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言

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

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

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

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等十世而

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言其詭也

三公也詭
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畧歸乎寧固根柢華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

萬聲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

不假物並淳朴聖人鵠居而鵠飲言鵠鳥無常居鵠飲

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

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

而殊塗一一致而百慮易緯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正道也極

致也施舍猶與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

於上世回次猶攜互不齊一也次音穴不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

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故曰

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

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

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

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

履霜敝由崇儉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而褊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也屨貴魏俗楚楚衣服戒在窮

除詩曹風序曰蟋蟀刺奢也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

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踈禁厚下以尾

大陵弱踈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大廣言周室

大必折尾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斯曾

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

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人關除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

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

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

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鄭舒曰趙衰冬日之也趙盾夏日之也注云冬日可變

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

者以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

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

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

敵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意於金猶舟不可

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
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可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限局以疑遠不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若而不與俗推移也

文

後漢書卷七十九終

後漢書卷八十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吉章讓太子賢註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

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後漢書卷八十

後漢書卷八十

列傳

陳敬王美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美

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爭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

租入歲各八千萬美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北

乃徙美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

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

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

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

戶曹史高與諫國相一諸侯射天子射熊八彛六樽

禮數不同昔季氏設天子成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借之漸不可聽也性隱賊喜文法

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

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

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

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

潁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十二年封鈞六弟

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

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削圍

宜祿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

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
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
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
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
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酺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
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放曰
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
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言曰龍射

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乘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

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

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

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

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在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

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

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

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

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在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閻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

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使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稅而數見虜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陽兵
烏相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

曰賜號未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

有國邑也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

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

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

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醜醜

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醜侮慢丁小妻恭怒

閉醜馬寢醜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

頭曉令歸數責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

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

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

知名以公正稱脩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

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

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恭立四十六年薨

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

侯國爲安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

丁爲魯陽鄉侯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

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

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儀林亭侯也

後漢書卷八 列傳 四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
次毀柴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
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
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

今德州棣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得法度舊禁宮人出

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

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爲小

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鄆縣屬鉅鹿郡鄆音羌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

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

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長為樂成王後長到國

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長罪

至不道安帝詔曰長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面姑然無

魏姑音胡人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

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大姬即長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聘取人

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

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議罷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

貶長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

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郎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

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

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愚見赦長不殺無辜以譴呵為

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草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

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

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

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

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

左右建初初寇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

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

全椒今滁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

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

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

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

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

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

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

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

風拜授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

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

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

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

尤被愛幸國十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

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臨川縣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

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

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

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

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徒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長深宮長養父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惑臣暢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

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

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

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

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人有餘

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

後漢書卷八 列傳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
二百人其餘所受虎音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
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
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
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
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今得喘息漏刻若不
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
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

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
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
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一日
王禮等也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
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
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
王雖小有訟
言而終吉也七年慶子恭王堅嗣末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
侯堅立二十六年慶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
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慶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

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于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于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末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于節

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于

高嗣二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歲不過二千萬焉后爲言而不得也

東觀漢記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

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陸等減三四我子不當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病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八十一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諱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其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
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
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藩國之使也賈胡
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死馬金銀香剝之屬一無所受袁
賈也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
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在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
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二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

門自是道路夷清咸思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
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實也武帝元鼎三年
徙田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
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

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咎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
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禪國王禪音徒丹反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
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
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歆曰案文當作首足 又曰放鄭聲
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

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
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笙以簧
樂唯南可以禮記韎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
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
魯之詩也今云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入蠻六戎五狄來
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路谷
不陽關五千八百人十里去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
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
菟候城障尉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
行朝廷多訟之會比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相
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

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
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
為車騎將軍閭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
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
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
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
獄名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
參於徙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

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耕稼
不復於舊

重之以大軍疲

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兩手相搏
言無計也

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

紵音如深反杜預
注左傳云織紵織

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
之辭也鶚大鶚也

昔孝

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

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大明而賞太輕文夫以一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

坐徵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

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

滋官員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辭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衛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

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

金城而實因三輔三輔旣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

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瀆不堪爲用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爲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且空也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人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
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
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
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城令居縣屬金時先零羌豪僭
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各
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
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
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
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
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

獻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

貌也怒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時亞夫赳赳載於漢策

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

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

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輔功效克

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

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

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五口獲狄士子之功也又曰

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

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

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

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

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

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
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
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
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
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
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關請代其罪
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
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
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
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
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
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老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堵塉塉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鳥桓校尉屯上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

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

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

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

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

日旻勞神

書曰文王至于日中吳不違服食也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

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

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

信其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

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文后

女緹縈也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

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守官

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

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

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

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

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

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

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

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

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

計經常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

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

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

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

域胡夷拜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
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
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
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
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封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

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燕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封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

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

能得遠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

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

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

畔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

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還走

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人為河南尹轉少府大
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
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
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
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赦數
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
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
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
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
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

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
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請
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
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
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
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
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徵時人
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
民者其在君子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懷愴
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

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

升堂堂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最猶仲

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

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也士死知已

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由不

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

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夜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

之幽人乎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柘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棠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

橋玄厲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

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

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

伸矣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列傳
贊曰李空勤身甘饑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